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七

列傳四十七

姚崇

子奕 奕子閔 元孫合 曷曷從新書增

宋璟

子昇 尚 華 衡 渾

姚崇本名元崇

字元之

硤州硤石人也父善懿懿字貞觀

中任雋州都督

贈幽州大都督諡文獻

元崇為孝敬挽郎應下筆

成章舉授濮州司倉五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

數州兵機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

超遷夏官侍郎又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厯初則天

謂侍臣曰往者周興來俊臣等推勘詔獄朝臣遞相牽

引咸承反逆國家有法朕豈敢違中間疑有枉濫更使

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不以爲疑卽可
其奏近日周興來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以
前就戮者不有冤濫邪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
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爲功天下號
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
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又懼遭其毒手將
軍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
鋤兇豎朝廷乂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
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
推問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則

天大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銀千兩以賜元崇時突厥叱利元崇構逆則天不欲元崇與之同名乃改爲元之俄遷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長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請解職侍養言甚哀切則天難違其意拜相王府長史罷知政事俾獲其養其月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尙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則天深然其言改爲春官尙書是時張易之請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苦訴元之斷停易之屢以爲言元之終不納由是

爲易之所譖改爲司僕卿知政事如故使充靈武道大
總管神龍元年張柬之桓彥範等謀誅易之兄弟適會
元之自軍還都遂預謀以功封梁縣侯賜實封二百戶
則天移居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就閣起居王公已下皆
欣躍稱慶元之獨嗚咽流涕彥範柬之謂元之曰今日
豈是啼泣時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曰事則天歲久乍此
辭違情發於衷非忍所得昨預公誅兇逆者是臣子之
常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
此獲罪實所甘心無幾出爲亳州刺史轉常州刺史睿
宗卽位召拜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尋遷中書令

時元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預朝政宋王成器爲閑廐
使岐王範薛王業皆掌禁兵外議以爲不便元之同侍
中宋璟密奏請令公主往就東都出成器等諸王爲刺
史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元宗乃上疏以
元之璟等離間兄弟請加罪乃貶元之爲申州刺史

徐移

州

二

再轉揚州長史淮南按察使爲政簡肅人吏立碑

紀德俄除同州刺史先天二年元宗講武在新豐驛召

元之代郭元振爲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故事天子行幸

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
獵渭濱卽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
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憬藏謂臣當位王佐
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

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
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
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
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
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
青海未有幸復之悔臣願不幸邊功可乎比來王佞冒
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
喉舌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
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
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請戚屬不任
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
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諱臣沮折臣
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
造金僊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
以祿莽閭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復遷紫
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微令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進封梁國公固辭實封乃
停其舊封特賜新封一百戶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

奏請度人爲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
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
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何充苻
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
益使蒼生安樂卽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上
納其言令有司隱括僧徒以僞濫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
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卽位宜與
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
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
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開元四年山東蝗蟲大起崇奏
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

曰毛詩云秉彼蠹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

政勸督農桑去彼蝗蝻以及蝨賊此並除蝗之義也蟲
旣解畏人易爲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不辭勞
蝗旣解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
之可盡時山東百姓皆燒香禮拜設祭祈恩眼看食苗
手不敢近自古有討除不得者祇是人不用命但使齊
心戮力必是可除乃遣御史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
水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旣不得爲害
更深仍拒御史不肯應命崇大怒牒報若水曰劉聰僞
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
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

因以饑饉將何自安幸勿遲迴自招悔愆若水乃行焚
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時
朝廷喧議皆以驅蝗爲不便上聞之復以問崇崇曰庸
儒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
適權者昔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忍不除致使苗稼
總盡人至相食後秦時有蝗禾稼及草木俱盡牛馬至
相噉毛今山東蝗蟲所在流滿仍極繁息實所稀聞河
北河南無多儲積儻不收獲豈免流離事繫安危不可
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陛下好生惡殺此
事請不煩出敕乞容臣出牒處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

爵並請削除上許之黃門監盧懷慎謂崇曰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事外議咸以爲非又殺蟲太多有傷和氣今猶可復請公思之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殺蛇其福乃降趙宣至賢也恨用其犬孔邱將聖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蝗蟲極盛驅除可得若其縱食所在皆空山東百姓豈宜餓殺此事崇已面經奏定訖請公勿復爲言若救人殺蟲因緣致禍崇請獨受義不仰關懷慎旣庶事曲從竟亦不敢逆崇之意蝗因此亦漸止息是時上初卽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

因近舍客廬會懷慎卒崇病瘳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日恨不處禁中此何避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

不滯然縱其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引賓客受納賂遺由是爲時所譏時有中書主書趙誨爲崇所親信受蕃人珍遺事發上親加鞫問下獄處死崇結奏其罪復營救之上由是不悅其冬曲赦京城赦文特標誨名令決杖一百配流嶺南崇自是憂懼頻面陳避相位薦宋璟自代俄授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居月餘元宗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上召宋璟蘇頲問其故璟等

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行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敎誠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東都上又召崇問曰朕臨發京邑太廟無故崩壞恐神靈誠以東行不便邪崇對曰太廟殿本是苻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廟國家又因隋氏舊制歲月滋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壤尙不免崩旣久來枯木合將摧折偶與行期相會不是緣行乃崩且四海爲家兩京相接陛下以關中不甚豐熟轉運又有勞費所以爲人行幸豈是無事煩勞東都百司已作供擬不可失信於天下以臣愚見舊廟旣朽爛不堪修理望移神

主於太極殿安置更改造新廟以申誠敬車駕依前徑
發上曰卿言正合朕意賜絹二百疋令所司奉七廟神
主於太極殿改新廟車駕乃幸東都因令崇五日一參
仍入閣供奉甚承恩遇後又除太子少保以疾不拜九
年薨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獻崇先分其田
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仍爲遺令以誡子孫其畧曰古
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
鬼瞰其室虜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
而能壽考無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廣之輩知止足
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竊榮寵位逾高

而益懼恩彌厚而增憂往在中書遭疾虛憊雖終匪懈而諸事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竟蒙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俛仰之間已爲陳迹誠哉此言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旣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惟自玷乃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毀莊田水碾旣衆有之遞相推倚或致荒廢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以預爲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歎服昔孔邱亞聖母墓毀而不修梁鴻至賢父亡席捲而葬昔楊震趙咨盧植張奐皆當代英達通

識今古咸有遺言屬以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
知真魂去身貴於速朽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爲美談
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於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
厚爲忠孝以儉薄爲慳惜至今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
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誚可爲痛哉可爲痛哉死者無知
自同糞土何煩厚葬使傷素業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復
何用違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亡後可殮以常服
四時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愛冠衣必不得將入
棺墓紫衣玉帶足便於身念爾等勿復違之且神道惡
奢冥途尙質若違吾處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

乎念而思之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
姚興造浮屠於永貴里傾竭府庫廣事莊嚴而興命不
得延國亦隨滅又齊跨山東周據關右周則多除佛法
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僧徒而依憑佛力及至交戰齊
氏滅亡國既不存寺復何有修福之報何其茂如梁武
帝以萬乘爲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豈特身戮名辱皆
以亡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國造寺太平
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張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術彌
街咸不免受戮破家爲天下所笑經云求長命得長命
求富貴得富貴刀尋段段壞火坑變成池比來緣精進

得富貴長命者爲誰生前易知尙覺無應身後難究誰
見有徵且五帝之時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壽
無夭橫也三王之代國祚延長人用休息其人臣則彭
祖老聃之類皆享遐齡當此之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
象之力設齋施佛之功邪宋書西域傳有名僧爲白黑
論理證明白足解沈疑宜觀而行之且佛者覺也在乎
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
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邪說惑於凡僧仍將喻
品用爲實錄抄經寫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悵
可謂大惑也亦有緣亡人造像名爲追福方便之教雖

則多端功德須自發心旁助寧應獲報遞相欺誑寢成
風俗損耗生人無益亡者假有通才達識亦爲時俗所
拘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
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爲
夫釋迦之本法爲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
心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爲此弊
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
僧齋若隨齋須布施宜以吾緣身衣物充不得輒用餘
財爲無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
士者本以元牝爲宗初無趨競之教而無識者慕僧家

之有利約佛教而為業敬尋老君之說亦無過齋之文
抑同僧例失之彌遠汝等勿拘鄙俗輒屈於家汝等身
沒之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云十七年重贈崇太子太

保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

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

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下末宰相至

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嘗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

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

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然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說以素

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崇他日

朝衆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日

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

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

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

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餽

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

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常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為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為工部尚書

崇長

子彝開元初光祿少卿次子昇坊州刺史少子奕少而

修謹

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

至太子舍人皆平遷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奕曰非禮也奏罷之請治

劇為睢陽太守召授太僕卿

開元末為禮部侍郎尚書右丞天寶元年右相牛仙客薨奕男閔為侍御史仙

客判官見仙客疾亟逼為仙客表請以奕及兵部侍郎

盧奐為宰相代已其妻因中使奏之元宗聞而怒之閔

決死奕出為永陽太守奐為臨淄太守元孫合

元和

登

進士第授武功尉

善詩世號姚武功者

遷監察御史位給事中

累轉

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倚覆按猥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陝虢觀察使終祕書監合弟勗字斯勤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爲使府表辟進監察御史佐監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爲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爲令狐綯等譖逐摘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終藝王傳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瑩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與堂中刻土爲牀曰化臺爲刻石告後世

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後魏吏部尙書弁

七代孫也父元撫以璟貴贈邢州刺史璟少耿介有大

節博學工於文翰弱冠舉進士

調上黨尉爲監察御史

累轉鳳閣

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長安中倖臣張易之誣構

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之說將入於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害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閣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璟尋遷左御史臺中丞張易之與弟昌宗縱恣益橫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爲飛書所告璟廷奏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

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

雖死不惧內史楊再思

新書姚璿

恐忤旨遽宣敕令璟出璟

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

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鞫問俄有特敕原之仍令易

之等詣璟辭謝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

則法無私也

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

璟嘗侍宴朝堂時

易之兄弟皆爲列卿位三品璟本階六品在下座易之

素畏璟妄悅其意虛位揖璟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璟

曰才劣品卑張卿以爲第一人何也當時朝列皆以二

張內寵不名官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天官侍郎

鄭善果謂璟曰中丞奈何呼五郎為卿璟曰以官言之

正當為卿若以親故當為張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

之有鄭善果一何懦哉其剛正皆此類也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

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自是易之等常欲因事傷之

則天察其情竟以獲免璟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

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

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

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

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

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庫神龍元年遷吏
部侍郎中宗嘉璟正直仍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
後言朝廷得失尋拜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嘗

請託於璟璟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
第何得尙干朝政王獨不見產祿之事乎俄有京兆人
韋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宮掖將爲禍患之漸三思諷
有司奏月將大逆不道中宗特令誅之璟執奏請按其
罪狀然後申明典憲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
誅矣尙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
陛下不問卽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月將竟免
刑帝益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極刑配流嶺南而死中宗幸西京令璟權檢校并州長
史未行又帶本官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
姓饑餒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賦璟又拒而不
與由是爲三思所擠又歷杭相二州刺史在官清嚴人

吏莫有犯者中宗晏駕拜洛州長史睿宗踐祚遷吏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宗在春宮又兼右庶子加銀
青光祿大夫先是外戚及諸公主干預朝政請託滋甚
崔湜鄭愔相次典選爲權門所制九流失叙預用兩年
員闕注擬不足更置比冬選人大爲士庶所歎至是璟
與侍郎李乂盧從愿等大革前弊取捨平允銓綜有叙
時太平公主謀不利於元宗嘗於光範門內乘輦伺執
政以諷之衆皆失色璟昌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
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乃與姚崇同奏請令公主
就東都元宗懼抗表請加罪於璟等乃貶璟爲楚州刺

史無幾歷魏交冀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
兼御史大夫尋拜國子祭酒兼東都留守歲餘轉京兆
尹復拜御史大夫坐事出爲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仍
爲五府經畧使廣州舊俗皆以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璟
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
頌以紀其政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濫辭徒成詔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開元初徵拜刑部尙書四年
遷吏部尙書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爲侍中累封廣
平郡公其秋駕幸東都次永寧之崤谷馳道隘狹車騎
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並失於部伍上令黜

其官爵璟入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一以墊隘
致罪二臣竊恐將來人受艱弊於是遽令捨之璟曰陛
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歸過於上而恩由於下請且使
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善之
俄又令璟與中書侍郎蘇頲爲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
主等邑號璟等奏曰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
之犬牙彼何足云於斯爲盛竊以邾邾王等傍有古邑
字臣等以類推擇謹件三十國名又王子先有名者皆
上有嗣字又公主邑號亦選擇三十美名皆文不害意
言足定體又令臣等別撰一佳名及一美邑號者七子

均養百王至仁今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子愛骨肉之
際人所難言天地之中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愼夫人之
席文帝竟納之愼夫人亦不以爲嫌美其得久長之計
臣等故同進更不別封上彰覆載無偏之德上稱歎之
七年開府儀同三司王仁皎卒及將築墳仁皎子駙馬
都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父寶孝諡故事其墳高五丈
一尺璟及蘇頲請一依禮式上初從之翼日又令準孝
諡舊例璟等上言曰夫儉德之恭侈惡之大高墳乃昔
賢所誠厚葬實君子所非古者墓而不墳蓋此道也凡
人子於哀送之際則不以禮制爲思故周孔設齊斬總

免之差衣衾棺槨之度賢者俯就私懷不果且蒼梧之
野驪山之徒善惡分區圖史所載衆人皆務奢靡而獨
能革之斯所謂至孝要道也中宮若以爲言則此理固
可敦諭在外或云竇太尉墳甚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往
日無極言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常式又貞觀中文
德皇后嫁所生女長樂公主奏請儀注加於長公主魏
徵諫云皇帝之姑姊爲長公主皇帝之女爲公主既有
長字合高於公主若加於長公主主事甚不可引漢明故
事云羣臣欲封皇子爲王帝曰朕子豈敢與先帝子等
時太宗嘉納之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謝於徵此則乾

坤輔佐之間綽有餘裕豈若韋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
豐陵禍不旋踵爲天下笑則犯顏逆耳阿意順旨不可
同日而言也况今之所載預作紀綱情旣無窮故爲之
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頃謂金科玉條蓋
以此也比來蕃夷等輩及城市閒人遞以奢靡相高不
將禮儀爲意今以后父之寵開府之榮金穴玉衣之資
不憂少物高墳大寢之役不畏無人百事皆出於官一
朝亦可以就而臣等區區不已以聞諒欲成朝廷之政
崇國母之德化浹寰區聲光竹素儻中宮情不可奪陛
下不能苦違卽準一品合陪陵葬者墳高三丈已上四

丈已下降敕將同陪陵之例卽極是高下得宜上謂璟等曰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我史策乃遣使齎綵絹四百疋分賜之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因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德音卹人隱末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固固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先是朝集耻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使每至春將還多有改轉率以爲常璟奏請一切勒還絕其僥求之路又禁斷惡錢發使分道檢括銷毀之頗

招士庶所怨俄授璟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明年京兆人權梁山構逆伏誅制河南尹王怡馳傳往長安窮其枝黨怡禁繫極衆久之未能決斷乃詔璟兼京兆留守并按覆其獄璟至唯罪元謀數人其餘緣梁山詐稱婚禮因假借得罪及脅從者盡奏原之

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

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乎縱數百人

十二年駕又東巡璟復爲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

之元老爲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爲別歷時所有嘉謀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絹等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其見重如

此俄又兼吏部尚書十七年遷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
乾曜同日拜官敕大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
會百僚元宗賦詩賦三傑詩褒述自寫與之二十年以年老
上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
臣昔聞其語今驗諸身況且兼之何能爲也臣自拔跡
幽介欽屬盛明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復以久承驅策歷
參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使再升台座三入冢司
進階開府增封本郡所更中外已素獎章逮居端揆左
叨名職何者丞相官師之長任重昔時愚臣衰朽之餘
用慙他日位則逾盛人則浸微盡知其然何居而可頃

僂俛從政蒼黃不言實懷覆載之德冀竭涓塵之効今
積羸成憊沈錮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廢顧惟隕越寧
遂宿心安可以苟徇大名仍尸重祿且留章綬不上闕
廷儀刑此垂禮法何設伏惟陛下審能以授爲官而擇
察臣之懇詞矜臣之不逮使罷歸私第養疾衡門上弭
官謗下知死所則歸全之望獲在愚臣養老之恩成於
聖代日暮途遠天高聽卑瞻望軒墀伏深感戀謹奉表
陳乞以聞手敕許之仍令全給祿俸璟乃退歸東都私
第屏絕人事以就醫藥二十二年駕幸東都璟於路左
迎謁上遣榮王親勞問之自是頻遣使送藥餌二十五

年薨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曰文貞

其量始自廣州入朝

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厯後突厥默啜負其強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為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罷蹈利者夸威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投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為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恕華衡子昇天

寶初太僕少卿次尚漢東太守次渾與右相李林甫善

引為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次恕

都官郎中劍南採訪判官依倚權勢頗為貪暴渾在平

原重徵一年庸調作京畿採訪使又使河南尉楊朝宗

影娶鄭氏鄭氏即薛稷外孫姊為宗婦孀居有色渾有

妻使朝宗聘而渾納之奏朝宗爲赤尉恕在劍南有維
縣令崔珪恕之表兄妻美恕誘而私之而貶珪官又養
刺客李晏至九載並爲人所發賊私各數萬貫林甫奏
稱璟子渾就東京臺推恕就本使劍南推皆有實狀渾
流嶺南高要郡恕流海康郡尙其載又爲人訟其賊貶
臨海長史其子當作弟華衡居官皆坐賊相次流貶其後
渾會赦量移至東陽郡守請託過求及役使人吏求其
資課人不堪其弊訟之配流潯江郡然兄弟盡善飲諱
俳優雜戲衡最麤險廣平之風教無復存矣廣德後渾
除太子諭德爲物議薄之乃留寓於江嶺卒

史臣曰履艱危則易見良臣處平定則難彰賢相故房
杜預創業之功不可儔匹而姚宋經武韋二后政亂刑
淫頗涉履於中克全聲跡抑無媿焉

贊曰姚宋入用刑政多端爲政匪易防刑益難諫諍以
猛施張用寬不有其道將何以安

新書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元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於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夫矣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七

唐書卷七 宋璟

三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八

列傳四十八

劉幽求

鍾紹京

郭元振

張說

子均

伯

陳希烈

劉幽求冀州武強人也聖曆年應制舉拜閬中尉刺史不禮焉乃弃官而歸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彥範敬暉等雖誅張易之兄弟竟不殺武三思幽求謂桓敬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恐噬臍無及桓敬等不從其言後果爲三思誣構死於嶺外及韋庶人將行篡逆幽求與元宗潛謀誅之乃與苑總監鍾紹京長上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暉等夜從入禁中討

平之是夜所下制敕百餘道皆出於幽求以功擢拜中書舍人令參知機務賜爵中山縣男食實封二百戶翼日又授其二子五品官祖父俱追贈刺史睿宗卽位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右丞仍舊知政事進封徐國公加實封通前五百戶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宅一區地十頃馬四匹加以金銀雜器景雲二年遷戶部尚書罷知政事月餘轉吏部尚書擢拜侍中降璽書曰頃者王室不造中宗厭代外戚專政姦臣擅國將傾社稷幾遷龜鼎朕躬與王公皆將及於禍難卿見危思奮在變能通經贊儲君協和義士殄殲元惡旌殛凶徒我國家之

復存繫茲是賴厥庸甚茂朕用嘉焉故委卿以衡軸昨卿以茅土然征賦未廣寵錫猶輕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故加賜卿實封二百戶兼舊七百戶使夫高岸爲谷長河如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又以卿忘軀徇難宜有恩榮故特免卿十死罪並書諸金鐵俾傳於後卿其保茲功業永作國楨可不美歟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求初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湜又託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

林將軍張曄請以羽林兵誅之仍令曄密奏元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岑羲俱是太平公主進用見作方計其事不輕殿下若不早謀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求已共臣作定謀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既職典禁兵若奉殿下命當卽除翦上深以爲然曄又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元宗大懼遽列上其狀廢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推鞠之法官奏幽求等以疎間親罪當死元宗屢救獲免乃流幽求於封州曄於峯

州

光賓於
縉州

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下詔曰劉幽求

風雲元感川嶽粹靈學綜九流文窮三變義以臨事精
能貫日忠以成謀用若投水茂勲立艱難之際嘉話盈
啟沃之初存讜直以不顧爲姦邪之所忌黷萌頗露譖
端潛發元宰見逐讒人孔多旣歿羣兇方宣大化期間
政於經始載登賢於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尙
書左僕射知軍國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仍依舊
還封七百萬戶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改尙書左右僕射
爲左右丞相乃授幽求尙書左丞相兼黃門監未幾除
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姚崇素忌嫉之乃奏言幽求鬱快
於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削其實封六百萬戶歲

餘稍遷杭州刺史三年轉桂陽郡刺史在道憤恚而卒
年六十一贈禮部尙書諡曰文獻配享睿宗廟庭建中
三年重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也初爲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
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榜皆紹京所題
景龍中爲苑總監元宗之誅韋氏紹京夜中帥戶奴及
丁夫以從及事成其夜拜紹京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
郎參知機務翼日進拜中書令加光祿大夫封越國公
賜寶封五百戶賜物二千段馬十匹紹京旣當朝用事
恣情賞罰甚爲時人所惡俄又抗疏讓官睿宗納薛稷

之言乃轉爲戶部尙書出爲蜀州

新書彭州

刺史元宗卽位

復召拜戶部尙書遷太子詹事時姚崇素惡紹京之爲

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

新書果州

刺史又坐事累

貶琰川

新書懷恩

尉盡削其階爵及實封俄又歷遷溫州別

駕開元十五年入朝因垂泣奏曰陛下豈不記疇昔之事邪何忍弃臣荒外永不見闕庭且當時立功之人今並亡歿唯臣衰老獨在陛下豈不垂憫邪元宗爲之惻然卽日拜銀青光祿大夫右諭德久之轉少詹事年八十餘卒紹京雅好書畫古跡聚二王及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建中元年重贈太子太傅

郭元振

名震字顯

魏州貴鄉人

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

太學生家嘗送資四十萬會有緣服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負名氏稷等

歎舉進士

進士十八舉

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

嘗盜

前後掠賣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

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

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時

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右武衛鎧曹

進奉宸監丞

充使聘於吐

蕃吐蕃大將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

元振因察其事宜元振還上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

生利國家難消息者唯吐蕃與默啜耳今吐蕃請和默

啜受命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則害必隨之

今欽陵欲分裂十姓去四鎮兵此誠動靜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塞其善意恐邊患之起必甚於前若以鎮不可拔兵不可抽則宜爲計以緩之藉事以誘之使彼和望未絕則其惡意亦不得頓生且四鎮之患遠甘涼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鎮是也內患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之人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竭矣脫甘涼有不虞豈堪廣調發邪夫善爲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夷夏晏安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諸部接界懼漢侵竊故有是請此則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比爲漢

患實在茲輩斯亦國家之要者今宜報欽陵云國家非
恠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要分蕃國之力使不得併
兵東侵今委之於蕃力強易爲東擾必實無東侵意則
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卽俟斤部落亦還吐蕃如
此則足塞欽陵之口而事未全絕也如欽陵小有乖則
曲在彼矣又西邊諸國款附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
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遙有分裂亦
恐傷彼諸國之意非制馭之長算也則天從之又上言
曰臣揣吐蕃百姓倦徭戍久矣咸願早和其大將論欽
陵欲分四鎮境統兵專制故不欲歸款若國家每歲發

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蕃之人怨欽陵曰深望
國家曰甚設欲廣舉醜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必
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則天甚然之自是數年間吐蕃
君臣果相猜貳因誅大將論欽陵其弟贊婆及兄子莽
布支並來降則天仍令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
率騎以接之後吐蕃將麴莽布支率兵入寇涼州都督
唐休璟勒兵破之元振參預其謀以功拜主客郎中大
足元年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
洛城門宴邊遠至先是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
因輟樂即遣之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

於南境磧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
乃拓州境一千五百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元振又
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舊涼州
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乃至一匹
絹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風神偉壯而善於
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
拾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安
西大都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
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
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

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

勒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

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

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弔贈之禮

數十日助喪事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因遣使進馬五

十匹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及方物制以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

管先是娑葛與阿史那闕啜忠節不和屢相侵掠闕啜

兵衆寡弱漸不能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朝宿衛移其

部落入於瓜沙等州安置制從之闕啜行至播仙城與

經畧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相遇以悌謂之曰國家以

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下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唯官資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貺二公請留不行仍發安西兵并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徵甲馬以助軍用旣得報讐又得存其部落如此與入朝受制於人豈復同也闕啜然其言便勒兵攻陷于闐坎城獲金寶及生口遣人間道納賂於宗紀元振聞其謀遽上疏曰往者吐蕃所爭唯論十姓四鎮國家不能捨與所以不能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擾者不是顧

國家和信不來直是其國中諸豪及泥婆羅門等屬國
自有攜貳故贊普躬往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
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兼以人畜疲癘財力困窮人
事天時俱未稱愜所以屈志且共漢和非是本心能忘
情於十姓四鎮也如國力殷足之後則必爭小事方便
絕和縱其醜徒來相吞擾此必然之計也今忠節乃不
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作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
此啟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處多兼四鎮兵士歲久貧羸
其勢未能得爲忠節經畧非是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
國家中外之意而別求吐蕃吐蕃得志忠節則在其掌

握若爲復得事漢往年吐蕃於國非有恩有力猶欲爭
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之後或請分于闐疎勒不知
欲以何理抑之又其國中諸蠻及婆羅門等國見今攜
背忽請漢兵助其除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是以古
之賢人皆不願夷狄妄惠非是不欲其力懼後求請無
厭益生中國之事故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實爲非便
又請阿史那獻者豈不以獻等並可汗子孫來卽可以
招脅十姓但獻父元慶叔僕羅兄倭子并斛瑟羅及懷
道豈不俱是可汗子孫往四鎮以他匄十姓不安請冊
元慶爲可汗竟不能招脅得十姓却令元慶沒賊四鎮

盡淪頃年忠節請斛瑟羅及懷道俱爲可汗亦不能招
脅得十姓却遣碎葉數年被圍兵士飢餒又吐蕃頃年
亦冊倭子及僕羅并拔布相次爲可汗亦不能招得十
姓皆自磨滅何則此等子孫非有惠下之才恩義素絕
故人心不歸來者旣不能招攜唯與四鎮却生瘡痍則
知冊可汗子孫亦未獲招脅十姓之算也今料獻之恩
義又隔遠於其父兄向來旣未樹立威恩亦何由卽遣
人心懸附若自舉兵力勢能取則可招脅十姓不必要
須得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稅甲稅馬
以充軍用者但往年虔瓘已曾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稅

甲稅馬臣在疎勒具訪不聞得一甲入軍拔汗那胡不
勝侵擾南勾吐蕃卽將倭子重擾四鎮又虔瓘往入之
際拔汗那四面無賊可勾恣意侵吞如獨行無人之境
猶引倭子爲蔽今北有娑葛強寇知虔瓘等西行必請
相救胡人則內堅城壘突厥則外伺邀遮必知虔瓘等
不能更如往年得恣其吞噬內外受敵自陷危道徒與
賊結隙令四鎮不安臣愚揣之亦爲非計疏奏不省楚
客等旣受闕啜之賂乃建議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
節安撫闕啜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持璽書便報元振
除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便領甘涼已西兵募兼徵吐

蕃以討娑葛娑葛進馬使娑臘知楚客計馳還報娑葛
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
出焉耆五千騎出疎勒時元振在疎勒於河口柵不敢
動闕啜在計舒河口候見嘉賓娑葛兵掩至生擒闕啜
殺嘉賓等呂守素至僻城亦見害又殺牛師獎於火燒
城乃陷安西四鎮路絕楚客又奏請周以悌代元振統
衆徵元振將陷之使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
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曰與漢本來無惡只讐於闐
啜而宗尙書取闕啜金枉擬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
相次而來奴等豈坐受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亂軍州

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狀楚客怒
奏言元振有異圖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奏其狀以悌竟
得罪流於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冊爲十四
姓可汗元振奏稱西土未寧事資安撫逗遛不敢歸京
師會楚客等被誅睿宗卽位徵拜太僕卿加銀青光祿
大夫將行安西酋長有勞而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奉迎都督嗟歎以
聞景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宋璟爲吏部尙書無
幾轉兵部尙書封館陶縣男時元振父愛年老在鄉就
拜濟州刺史仍聽致仕其冬與韋安石張說等俱罷知
政事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

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肅

至忠竇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元宗發羽林兵

誅之睿宗登承天門元振躬率兵侍衛之

宿中書者十
四昔乃休

事定論功進封代國公食實封四百戶

賜一

子官賜物一千

段又令兼御史大夫持節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未行元宗於驪山講武

旣三令帝親鼓之元
振遽奏禮止帝怒

坐軍容不

整坐於纛下將斬以徇劉幽求張說於馬前諫曰元振

有翊贊大功雖有罪當從原宥乃赦之流於新州尋又

思其舊功起爲饒州司馬元振自恃功勲怏怏不得志

道病卒

年五十八

開元十年追贈太子少保有文集二十卷

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
喜愠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廡自朝還對親欣欣
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
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云

張說字道濟

或字說之

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近又徙家河

南之洛陽弱冠應詔舉對策乙第

武后策賢良方正吏部尚書李景諶勅名

較覆說對第一

授太子校書累轉右補闕預修三教珠英

一后署乙等
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
乎若為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
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則生
以賜姓黃帝二十有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
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
族久乃為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
其民各以舊國為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久視年
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為多后曰善久視年
則天幸三陽宮自夏涉秋不時還都說上疏諫曰陛下

屯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恐非良
策請爲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
伊水之隔峭坂之險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
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連雨
彌旬卽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
若山邱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
劍戟示人鑄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
忽故曰安樂必誠無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宮城
徧小萬方輻湊填城溢郭併鍾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
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嫠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

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奇巧誘掖上
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
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
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此不
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所出入來往雜人甚
多外無墻垣局禁內有榛蕪谿谷猛獸所伏暴慝是憑
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嶮巖卒然有逸獸
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雖萬全無虞然人主之動不
宜易也易曰思患預防願陛下爲萬姓持重此不可止
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胡寇覷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

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輪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自度芻議十不一從何者沮盤遊之娛間林沚之玩規遠圖而替近適要後利而弃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戾貴臣之意然臣血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願負陛下言責之職耳輕觸天威伏地待罪疏奏不省長安初修三教珠英畢遷右史內供奉兼知考功貢舉事擢拜鳳閣舍人時麟臺監張易之與其弟昌宗構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稱其謀反引說令證其事說至御前揚言元忠實

不反此是易之誣構耳元忠由是免誅說坐忤旨配流
欽州在嶺外歲餘中宗卽位召拜兵部員外郎累轉工
部兵部侍郎景龍中丁母憂去職起復授黃門侍郎累表
固辭言甚切至優詔方許之是時風教頽紊多以起復
爲榮而說固節懇辭竟終其喪制大爲識者所稱服終
復爲工部俄拜兵部侍郎加宏文館學士睿宗卽位遷
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景雲元年秋譙王重福於東都
構逆而死留守捕繫枝黨數百人考訊結構之狀經時
不決睿宗令說往按其獄一宿捕獲重福謀主張靈均
鄭愔等盡得其情狀自餘枉被繫禁者一切釋放睿宗

勞之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元宗在東宮說與國子司業褚无量俱爲侍讀深見親敬明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是歲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者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相顧莫能對說進曰此是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覷路絕災難不生睿宗大悅卽日下制皇太子監國明年又制皇太子卽帝位俄而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爲宰相以說爲不附已轉爲尙書左丞罷知政事仍令往東都留司說旣知太平等陰懷異計乃因使

獻佩刀於元宗請先事討之元宗深嘉納焉及至忠等
伏誅徵拜中書令封燕國公賜實封二百戶其冬改易
官名拜紫微令自則天末年季冬爲潑寒胡戲中宗嘗
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
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
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
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辨由
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
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擬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
之義樽俎折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絕俄而爲姚崇所構

出為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按察使俄又坐事左轉岳

州刺史仍停所食實封三百戶

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頤

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頤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頤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謇有勲不宜棄外遂遷刑

州長遷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

見人朝以戎服開

元七年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御

史大夫兼修國史仍齋史本隨軍修撰八年秋朔方大

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等千餘人時并州大同橫

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說率輕

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於帳下召酋帥以慰

撫之副使李憲以為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

諫說報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是吾効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九年四月胡賊康待賓率衆反據長泉縣自稱葉護攻陷蘭池等六州詔王峻率兵討之仍令說相知經畧時叛胡與党項連結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說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胡及党項自相殺阻夜胡乃西遁入鐵建山餘黨潰散說招集党項復其居業副使史獻請因此誅党項絕其翻動之計說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盡誅之是逆天道也因奏置麟州以安置党項餘燼其年拜兵部尙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仍依舊修國史

讓宋璟陸象先不許

明年又敕說爲朔方

軍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時有康待賓餘黨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自立爲可汗舉兵反謀掠監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兵討擒之并獲其家屬於木盤山送都斬之其黨悉平獲男女三千餘人於是移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配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說以討賊功復賜實封二百戶

新書三百戶

先是

緣邊鎮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強寇不假師衆奏罷

二十餘萬勒還營農元宗頗以爲疑說奏曰臣久在疆

場具悉邊事軍將但欲自衛及雜使營私若禦敵制勝

不在多擁閒冗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爲疑臣請以闔門
百口爲保以陛下之明四夷畏伏必不慮減兵而招寇
也上乃從之時當番衛士浸以貧弱逃亡畧盡說又建
策請一切召募強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爲條例逋
逃者必爭來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萬人分
繫諸衛更番上下以實京師其後彊騎是也是歲元宗
將還京而便幸并州說進言曰太原是國家王業所起
陛下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紀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
入京路由河東有漢武雕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
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墜典以爲三農祈穀此誠萬姓

之福也上從其言及祀后土禮畢說代張嘉貞爲中書
令夏四月元宗親爲詔曰動惟直道累聞獻替之誠言
則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其增損圖書又藉其
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說又首建封禪之議
十三年受詔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等撰
東封儀注舊儀不便者說多所裁正語在禮志元宗尋
召說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謂說曰今與卿等
賢才同宴於此宜改名爲集賢殿因下制改麗正書院
爲集賢殿書院授說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及將東封授
說爲右丞相兼中書令源乾曜爲左丞相兼侍中蓋勒

成岱宗以明宰相佐成王化也說又撰封禪壇頌以紀聖德初源乾曜本意不欲封禪而說固贊其事由是頗不相平及登山說引所親攝供奉官及主事等從升加階超入五品其餘官多不得上又行從兵士惟加勲不得賜物由是頗爲內外所怨先是御史中丞宇文融獻策請括天下逃戶及籍外剩田置十道勸農使分往檢察說嫌其擾人不便數建議違之及東封還融又密奏分吏部置十銓融與禮部尚書蘇頌等分掌選事融等每有奏請皆爲說所抑由是銓綜失叙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李林甫奏彈說引術士夜解及受贓等

狀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問引僧

道岸窺詞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亮臣依據

說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救宰臣源乾曜刑部尚書

姓羊錢千萬其言醜慘帝怒韋抗大理少卿胡珪御史大夫崔隱甫就尚書省鞠問

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割耳稱寃時中書主

事張觀左衛長史范堯臣並依倚說勢詐假納賂又私

度僧王慶則往來與說占卜吉凶爲隱甫等所鞠伏罪

說經兩宿元宗使中官高力士視之迴奏說坐於草上

於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罰憂懼之甚元宗憫之力士

奏曰說曾爲侍讀又於國有功元宗然其奏由是停兼

中書令觀及慶則決杖而死連坐遷貶者十餘人隱甫

及融等恐說復用爲已患又密奏毀之素忿說者又明著疾邪篇

年詔說致仕仍令在家修史初說爲相時元宗意討吐

蕃說密奏許其通和以息邊境元宗不從帝曰朕待王君奭計之說

出告源乾曜曰君奭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及瓜州

用矣後君奭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

失守王君奭死說因獲崑州鬪羊上表獻之以申諷諭

其表曰臣聞勇士冠雞武夫戴鶡推情舉類獲此鬪羊

遠生越嶲蓄性剛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

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烏不

遁才獸不藏伎如蒙効奇靈圃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

氣前躑躅以奮擊蹶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

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殺見而衝冠驚狼聞而擊節冀
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
曰若鬪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臣
緣損足未堪履地謹遣男詣金明門奉進元宗深悟其
意賜絹及雜綵一千匹十七年復拜尙書左丞相集賢
院學士尋代源乾曜爲尙書左丞相視事之日上敕所
司供帳設音樂內出酒食御製詩一篇以叙其事尋以
修謁陵儀注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時長子均爲中書舍
人次子埒尙寧親公主拜駙馬都尉又特授說兄慶王
傳光爲銀青光祿大夫當時榮寵莫與爲比十八年遇

疾元宗每日令中使問疾并手寫藥方賜之十二月薨
時年六十四上慟惻久之遽於光順門舉哀因罷十九
年元正朝會詔曰宏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
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既往而千載貽範台
衡軒鼎垂黼藻於當今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上柱國
燕國公張說辰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
釋其至賾挹而莫測仰之彌高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
鼓天下之動昔侍春誦綢繆歲華含春容之聲叩而盡
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授命興國則天衢以通濟用

和民則朝政惟允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爲萬方之式
方宏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
壽之福于嗟不慤旣喪斯文宣室餘談泠然在耳玉殿
遺草宛留其蹟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使當宁撫几臨
樂徹懸罷稱觴之儀遵往禘之禮可贈太師賜物五百
段始元宗在東宮說已蒙禮遇及太平用事儲位頗危
說獨排其黨請太子監國深謀密畫竟清內難遂爲開
元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俊
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譔述天下詞人
咸諷誦之尤長於碑文墓誌當代無能及者

旣貶岳州而詩益悽

婉人謂得江山助云

喜延納後進善用已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

化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其封泰山祠廟上謁五

陵開集賢修太宗之政皆說爲倡首而又敦氣義重然

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時中書舍人徐堅

新書陸堅

自負文學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所司供膳太厚

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之

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

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者今

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

者細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元宗知之由是薄

堅說既遭訕鑱罷知政事專集賢文史之任

始帝欲授說大學士

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罷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誅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每軍國大事帝遣中使先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

訪其可否說嘗自製其父贈丹州刺史隲碑文元宗聞

之而御書其碑額賜之曰嗚呼積善之墓有文集三十

卷太常諡議曰文貞左司郎中陽伯誠駿議以爲不稱

工部侍郎張九齡立議請依太常爲定紛紜未決元宗

爲說自製神道碑文御筆賜諡曰文貞縣是方定

開元後宰

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庾中詔配享元宗廟庭

新書贊曰說於元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倦倦又圖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為姦人排擯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子以利遽敗其家若壤頽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均均皆能文說在中書兄弟已掌綸翰之任通事舍人

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仕庸以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居父憂服闋均除戶部侍郎轉兵部二十六年坐累貶饒州饒蘇州刺史以太

子左庶子徵復為戶部新書侍郎九載遷刑部尚書自

以才名當為宰輔常為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附權

臣陳希烈期於必取既而楊國忠用事心頗惡之罷希

烈知政事引文部侍郎韋見素代之仍以均為大理卿

均大失望意常鬱鬱祿山之亂受僞命爲中書令掌賊

樞衡李峴呂諲條疏陷賊官均當大辟

房琯間之驚曰張氏滅矣乃見

苗晉卿營解之

肅宗於說有舊恩特免死長流合浦郡

建中初贈太子

少傳子濛事德宗爲中書舍人

均以至主壻元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

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

示均均戲謂均曰此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也

均嘗

爲帝贊禮舉止都雅帝悅之

天寶中元宗嘗幸均內宅謂均曰希烈

累辭機務朕擇其代者孰可均錯愕未對帝卽曰無踰

吾愛壻矣均降階陳謝

會貴妃聞以語國忠

楊國忠聞而惡之及

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代相

案本紀天寶十三載三月

郡司馬八月韋見素入相則見素入相

天寶十三載正月范

陽節度使安祿山入朝時祿山立破奚契丹功尤加寵

異祿山求帶平章事下中書擬議國忠進言曰祿山誠

立軍功然眼不識字制命若行臣恐四夷輕國元宗乃

止加左僕射而已及祿山還鎮命中官高力士餞於滄

坡既還帝曰祿山慰意否力士曰觀其深心鬱鬱必伺

知宰相之命不行故也帝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

知必張垧所告帝怒盡逐張垧兄弟出均爲建安太守

垧爲盧溪郡司馬

自給事中

爲宜春郡司馬歲中召還垧

再遷爲太常卿祿山之亂元宗幸蜀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等從朝臣多不至次咸陽帝謂高力士曰昨日蒼黃離京朝官不知所詣今日誰當至者力士曰張垧兄弟世受國恩又連戚屬必當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爲祿山所器必不此來帝曰事未可料是日琯至帝大悅因問均垧垧曰臣離京時亦過其舍比約同行均報云已於城南取馬觀其趣向來意不切

帝嗟悵顧力士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既而

亡雙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

均弟兄果受祿山僞命垧與陳希烈爲賊宰相垧死於

賊中

陳希烈者宋州人也精元學書無不覽開元中元宗留

意經義自褚无量元行沖卒後得希烈與康子鳳翔人

馮朝隱常於禁中講老易累遷中書舍人至祕書少監十九

集賢院學士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天寶元年有

進工部侍郎老子告錫靈符希烈因是上言臣侍演南華真經至七

篇陛下顧曰此言養生朕既悟其術而德充符豈無非

常應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絕瑞

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史官著顯祥摘照無

窮其媮佞類如此俄兼崇元宗凡有譏述必經希烈之

手李林甫知上睠待深異又以和裕易制乃引為宰相

同知政事相得甚歡而林甫居位日久雖陰謀姦畫足

以自固亦希烈佐佑唱和之力也累遷兼兵部尚書左

相封潁川郡開國公

許國公又兼祕書省圖書使

寵遇侔於林甫及

林甫死楊國忠用事素忌嫉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守太子太師希烈失恩心頗怏怏祿山之亂與張均達奚珣同掌賊之機衡六等定罪希烈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于家

史臣曰劉徐公負不羈之才逢抵巇之運遂能奮命決策扶力中興朝爲徒步之人夕據公侯之位苟非輕死重利不恥不義之富安及此哉郭代公張燕公解逢掖而登將壇驅貔貅之師斷獯戎之臂暨居衡軸克致隆平可謂武緯文經惟申與甫而已惜乎均垧務速失節

賊庭自武德已來稱賢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遭無賴子弟汙圯先業非獨燕國之不幸也希烈柔而多智長於名理竟死於名所謂離婁不見其眉睫與夫平叔太初同膏肓耳

贊曰箕微去紂閔散扶昌謀不近義旋踵而亡幽求不令道濟允臧偉哉郭侯勲德煌煌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九

列傳四十九

魏知古

盧懷慎

子負

源乾曜

從孫光裕
光裕子洧

李元紘

曾祖粲

父道廣

杜暹

父承志

韓休

伯父大敏

子浩

裴耀卿

孫佖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也性方直早有才名弱冠舉進士累授著作郎兼修國史長安中歷遷鳳閣舍人衛尉少卿時睿宗居藩兼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擢拜吏部侍郎仍並依舊兼修國史尋進位銀青光祿大夫明年丁母憂去職服闋授晉州刺史睿宗卽位以故吏召拜

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景雲二年遷右散騎常侍睿宗女
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觀雖屬季夏盛暑
尚營作不止知古上疏諫曰臣聞穀梁傳曰古之君人
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
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
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禮曰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
有斬伐不可興土功以妨農又曰季夏行冬令則風寒
不時語曰修己以安百姓此皆興化立理之教爲政養
人之本今陛下爲公主造觀將樹功德以祈福祐但兩
觀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迫逼令其轉移扶老攜幼投

竄無所發剔椽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
作崇不急之務羣心搖搖眾口籍籍陛下爲人父母欲
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右史書之是以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如是則君之所
舉可不慎歟微臣備位諫諍兼秉史筆書而不法後嗣
何觀臣愚必以爲不可伏願俯順人欲仰稽天意降德
章下明策速罷功役收之桑榆疏奏不納頃之又進諫
曰臣聞人以君爲天君以人爲本人安則政理本固則
邦寧自陛下翦除兇逆君臨寶位蒼生顛顛以爲朝有
新政今風教頽替日甚一日府庫空虛人力彫弊造作

不息官員日增今諸司試及員外檢校等官僅至二千
餘人太府之布帛以殫太倉之米粟難給又金仙玉真
等觀造作咸非急務臣先奏請停竟仍未止今歲前水
後旱五穀不熟若至來春必甚饑饉陛下爲人父母欲
何方以賑恤療饑拯溺須及其時又突厥爲患其來自
久本無禮義焉有誠信今雖遣使來請結婚豺狼之心
首鼠何定弱則卑順強則驕逆屬草衰月滿弓勁馬肥
乘中國饑虛在和親際會儻或窺犯亭鄣國家何以防
之臣所論者事甚急切伏願特垂詳察睿宗嘉其切直
尋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本紀同
三品

元宗在春宮又令兼

左庶子未幾遷戶部尚書餘如故明年擢拜侍中先天
元年冬從上畋獵於渭川因獻詩諷曰嘗聞夏太康五
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鴈隼擊講事
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翺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雀想
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
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
辛甲今爲史虞箴遂孔彰手制褒之曰夫詩者志之所
以寫其心懷實可諷諭君主是故揚雄陳羽獵馬卿賦
上林爰自風雅率由茲道予頃向溫泉觀省風俗時因
暇景掩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式展三驅之禮躬親校

獵聊以從禽豈意卿有箴規輔予不逮自非款誠夙著其孰能繼於此邪今賜卿物五十段用申勸獎二年累封梁國公竇懷貞等將謀逆也知古獨密奏其事及懷貞誅賜實封二百戶物五百段仍以前賞猶薄又手敕曰魏知古去年十月已前屢申啟沃每竭忠誠姦臣有謀預奏其兆事君之節良有可嘉可更賜實封一百戶其年冬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事深以爲稱職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情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徇公正色而行胥心不撓鏡已澈則妍媸必鑒衡已舉則輕重罔違朕遠聞之益用嘉歎今賜卿衣裳

一副以示所懷開元元年官名改易改爲黃門監二年
還京上屢有顧問恩意甚厚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
加譏毀乃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三年卒時年六十九
御史大夫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
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贈幽州都督諡曰忠知古初爲
黃門侍郎表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前
右內率府騎曹參軍柳澤及知吏部尚書事又擢用密
縣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
後咸累居清要時論以爲有知人之鑒文集七卷

文宗大和

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湘陽尉與魏徵裴冕後擢任之

盧懷慎滑州靈昌人其先家在范陽爲山東著姓祖慙

爲靈昌令因徙焉懷慎少清謹

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歎曰此兒器不可量

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吏部員外郎

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宮后

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帝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

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況應天去提象纔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

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臣愚謂景龍中遷右御史宜遵內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

臺中丞上疏以陳時政今略載其三篇其一曰臣聞孔

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

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

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
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
死誰其嗣之終有遺愛流芳史策子產賢者也其爲政
尚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材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
兩畿縣令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
三五月遽卽遷除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
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爲陛下宣風
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
所以流散倉庫所以空虛百姓彫弊日更滋甚職爲此
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遙又

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陛下雖勤勞之懷宵衣
旰食然僥倖路啟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寧盡至公
乎此國之病也昔賈誼所謂蹠蹠之病乃小小者耳此
弊久而不革臣恐爲膏肓雖和緩不能療豈蹠蹠而已
哉漢宣帝綜覈名實興理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就增
秩賜金以旌其能而不遷於潁川前代之美政也又古
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卽其後也書云事不師古
以克永代匪說攸聞臣望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
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已上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
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

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其政績無聞及犯貪暴者
免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
矣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於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
其二曰臣聞尚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
克用又此省官之義也又云官不必備惟其才又云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爲官擇人之義也臣竊見京
諸司員外官所在委積多者數餘十倍近古以來未之
有也官不必備此則有餘人代天工多不釐務廣有除
拜無所裨益俸祿之費歲巨億萬空竭府藏而已豈致
理之基哉方今倉庫空虛百姓彫弊河渭漕輓西給京

師公私損耗不可勝紀況邊隅未靜兵革猶興節用愛人正在今日增官廣費豈曰其時儻水旱成災租稅減入水衡無貫朽之蓄京庾闕流衍之儲或疆場外守兵車遠出或收藏無歲賑救在辰此軍國之急務也陛下將何以濟之乎書云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又云不見是圖此皆慎微之深旨也臣竊見員外官中或簪裾雅望或臺閣舊人或明習憲章或諳閑政要皆一時之良幹也多不司案牘空尸祿俸滯其才而不申其用尊其位而不盡其力周稱多士漢曰得人豈其然歟必有異於此矣臣望請諸司員外官有才能器識衆共

聞知堪爲州牧縣宰及上佐者竝請遷擢使宣力四方
申其智效有老病及不堪理務者咸從廢省使賢不肖
較然殊貫此濟時之切務也安可謂行之艱哉其三曰
臣聞天吏逸德烈於猛火貪人敗類取興大風則知冒
於寵賂侮於鰥寡爲政之蠹莫先於茲臣竊見內外官
人有不率憲章公犯賊污侵牟萬姓剝割蒸人鞠按非
虛刑憲已及者或俄復舊資雖負殘削之名還膺牧宰
之任或江淮嶺嶺微示懲貶而徇財贖貨罕能悛革委
以其理俟補遺清臣聞明主之於萬姓也必暢以平分
而無偏施若犯罪之吏作牧遐方便是屈法惠姦恤近

遺遠矣凡左降之人鮮能省過必懷自棄長惡滋深則
小州遠郡蠻貊夷落何負於聖化獨受其弊政乎昔孟
嘗廉明方臨合浦隱之清潔乃泣番禺郅都之鎮靜朔
方耿恭之輯寧疎勒地則遐僻必擇賢良務以寧濟爲
懷豈以遐荒見隔況邊徼之地夷夏雜處負險恃遠易
擾難安彌藉循良以寄綏撫若委失其任官非其才凌
虐黎庶侵剝蕃部小則坐致流亡大則起爲盜賊由此
言之不可用凡材而況於滑吏乎其內外官人有犯贓
賄推勘得實者臣望請削迹簪裾十數年閒不許齒錄
書云旌別淑慝黜陟幽明卽其義也若不循此道去邪

有疑善政能官甄獎或未之徧擔贓負賄僥倖或卽蒙
升則賞罰無章沮勸安寄浮競之風轉扇廉恥之行漸
隕其源不塞爲蠹斯甚疏奏不納累遷黃門侍郎賜爵
漁陽伯先天二年與侍中魏知古於東都分掌選事尋
徵還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元三年遷黃門監薛王舅王
仙童累百
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
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他人何可
信由是獄決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爲吏

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四年兼
吏部尚書其秋以疾篤累表乞骸骨許之旬日而卒贈
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懷慎臨終遺表曰臣素無才識

叨沐恩榮待罪樞密頗積年序報國之心空知自竭推
賢之志終未克申孤負明恩夙夜惶懼臣染疾已久形
神欲離鳬雁之飛未爲之少而犬馬之志終祈上聞其
鳴也哀乞求聖察宋璟立性公直執心貞固文學足以
經務識略期於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苟合聞諸朝野之
說實爲社稷之臣李傑勤苦絕倫貞介獨立公家之事
知無不爲幹時之材衆議推許李朝隱操履堅貞才識
通瞻守文奉法頗懷鐵石之心事上竭誠實盡人臣之
節盧從愿清貞謹慎理識周密始終若一朝野共知簡
要之才不可多得竝明時重器聖代良臣比經任使微

有愆失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所累者輕所貶者遠日月
雖近譴責傷深望垂矜錄漸加進用臣竊聞黃帝所以
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風力也帝堯所以光宅天下者
任稷禹也且朝廷者天下之本賢良者風化之源得人
則庶績其凝失士則彝倫攸斁臣每見陛下憂勞庶政
勤求理道慎舉羣司必期稱職使鵷鷺成序草澤無遺
故得歲稔時和政平訟理此陛下用賢之明效也臣非
木石早識天心瞑目不遙厚恩未報黜殞之義敢不庶
幾城郢之言思布愚懇上深嘉納之懷慎清儉不營產
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祿俸皆隨時分散

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

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歸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

敝簣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

豆兩器菜數楮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太切然

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檢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車駕將幸東都四門博士

張星上言懷慎忠清直道終始不虧不加寵贈無以勸

善乃下制賜其家物一伯段米粟二伯碩明年上還京

師因校獵於城南經懷慎別業見家人方設祥齋憫其

貧匱賜絹百疋

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泣然流涕詔官爲立碑

仍遣中書侍

郎蘇頲爲其碑文上白書焉

子奐早修整歷任皆以清白聞開元中爲中書舍人御

史中丞陝州刺史二十四年元宗幸京師次陝城頓審

其能政於廳事題贊而去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
惠愛性實謙沖亦旣利物尤在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
風尋除兵部侍郎天寶初爲晉陵太守時南海郡利兼
水陸環寶山積劉巨鱗彭果新書作果相替爲太守五府節
度皆坐贓鉅萬而死乃特授與爲南海太守遐方之地
貪吏斂迹人用安之以爲自開元已來四十年廣府節
度清白者有四謂宋璟裴旻先李朝隱及與中使市舶
亦不干法加銀青光祿大夫經三年入爲尚書右丞卒
弟奕亦傳清白歷御史中丞而死王事見忠義傳奕子
杞德宗朝位至宰輔別有傳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隋比部侍郎師

新書
師民

之孫也父直

心高宗時爲司刑太常伯坐事配嶺南而卒乾曜舉進

士

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

景雲中累遷諫議大夫時久廢

公卿百官三九射禮乾曜上疏曰夫聖王之教天下也

必制禮以正人情人情正則孝於家忠於國此道不替

所以理也所以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

樂必崩竊以古之擇士先觀射禮以明和容之義非取

一時之樂夫射者別正邪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

哲王莫不遞襲臣竊見數年已來射禮便廢或緣所司

惜費遂令大射有虧臣愚以爲所費者財所全者禮故

孔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乾坤再開日月貞明臣望大射之儀春秋不廢聖人之教今古常行則天下幸甚乾曜尋出爲梁州都督開元初邠王府僚吏有犯法者上令左右求堪爲王府長史者太常卿姜皎薦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序上甚悅之乃拜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尋遷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無幾轉尚書左丞四年冬擢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旬日與姚元之俱罷知政事時行幸東都以乾曜爲京兆尹仍京師畱守乾曜政存寬簡不嚴而理嘗有仗內白鷹因縱遂失所在上令京

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挂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置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請失旨之罪上一切不問之衆咸伏乾曜臨事不懼而能引過在已也在京兆三年政令如一八年春復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加銀青光祿大夫遷侍中久之上疏曰臣竊見形要之家并求京職俊乂之士多在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協均平之道上從之於是改其子河南府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太祝絜爲鄭尉因下制曰源弼

等父在樞近深惟謙挹恐代官之咸列慮時才之未序
率先庶僚崇是讓德旣請外其職復降資以授傳不云
乎晉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
行仁豈云遠因令文武百僚父子兄弟三人并任京司
者任自通容依資次處分由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
百餘人俄又有上書者以爲國之執政同其休戚若不
稍加崇寵何以責其盡心十年十一月敕中書門下共
食實封三百戶自乾曜及張嘉貞始也乾曜扈從東封
拜尚書左丞相仍兼侍中乾曜在政事十年時張嘉貞
張說相次爲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爭權每事皆推讓

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乾曜遂無所參議但唯諾署名而已初乾曜因姜皎所薦遂擢用及皎得罪爲張嘉貞所擠乾曜竟不救之議者以此譏焉十七年夏停兼侍中事其秋遷太子少師以祖名師固辭乃拜太子少傅封安陽郡公十九年駕幸東都乾曜以年老辭疾不堪扈從因畱京養疾是年冬卒詔贈幽州大都督上於洛城南門舉哀輟朝二日

乾曜從孫光裕亦有令譽歷職清謹撫諸弟以友義聞初爲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等同剛定開元新格歷刑部戶部二侍郎尚書左丞累遷鄭州刺史稱爲良吏

尋卒子洧

洧亦早有美稱閨門雍睦士友推之歷踐清要天寶中爲給事中鄭州刺史襄州刺史本道採訪使及安祿山反旣犯東京乃以洧爲江陵郡大都督府長史本道採訪防禦使攝御史中丞以兵部郎中徐浩爲襄州刺史本州防禦守捉使以禦之洧至鎮卒

贈禮部尚書諡曰懿

李元紘

字大綱

其先滑州人世居京兆之萬年本姓丙氏

曾祖粲隋大業中屯衛大將軍屬關中賊起煬帝令粲往京城以西二十四郡逐捕盜賊粲撫循士衆甚得其心及義旂入關粲率其衆歸附拜宗正卿封應國公賜

姓李氏高祖與之有舊特蒙恩禮遷左監門大將軍以
年老特令乘馬於宮中檢校年八十餘卒諡曰明祖寬
高宗時爲太常卿別封隴西郡公父道廣則天時爲汴
州刺史時屬突厥及契丹寇陷河北兼發河南諸州兵
募百姓騷擾道廣寬猛折衷稱爲善政存心慰撫汴州
獨不逃散尋入爲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累封金
城縣侯卒贈秦州都督諡曰成元紘少謹厚初爲涇州
司兵累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公主
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斷還僧寺寶懷
貞爲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

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竟執正不撓懷
貞不能奪之俄轉好時令遷潤州司馬所歷咸有聲績
開元初三遷萬年縣令賦役平允不嚴而理俄擢爲京
兆尹新書少尹尋有詔令元紘疏決三輔諸王公權要之家
皆緣渠立磴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
獲其利又歷工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十三年戶部侍郎
楊瑒白知慎坐支度失所皆出爲刺史上令宰臣及公
卿已下精擇堪爲戶部者多有薦元紘者將授以戶部
尚書時執政以其資淺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戶部侍
郎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悅

因賜衣一副絹二百疋明年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頃之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清水男元紘性

清儉既知政事稍抑奔競之路務進者頗憚之

五月五日宴武

成殿賜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及蕭嵩羣臣無與比時初廢京司職田議者

請於關輔置屯以實倉廩元紘建議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閒無役地棄不墾發閒人以耕棄地省餽運以實軍糧於是乎有屯田其爲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職田散在諸縣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墾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卽須公私相換徵發丁夫徵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置屯古所未有得不補

失或恐未可其議遂止先是左庶子吳兢舊任史官撰唐書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書未成以丁憂罷職至是上疏請終其功有詔特令就集賢院修成其書及張說致仕又令在家修史元紘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前賢所難事匪容易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遂令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祕其事也望勒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有憑舊章不墜矣從之乃詔說及吳兢並就史館修撰元紘在政事累年不改第宅僕馬弊劣未曾改飾所得封物皆散

之親族右丞相宋璟嘗嘉歎之每謂人曰李侍郎引宋
遙之美才黜劉冕之貪冒貴爲國相家無儲積雖季文
子之德何以加也後與杜暹多所異同情遂不協至有
相執奏者上不悅由是罷知政事出爲曹州刺史

徙蒲州

以疾去官久之拜戶部尚書仍聽致仕二十一年疾瘳
起爲太子詹事旬日而卒贈太子少傅諡曰文忠

杜暹濮州濮陽人也父承志則天初爲監察御史時懷
州刺史李文暕以皇枝近屬爲讎人所告承志推出之
俄而文暕得罪承志坐貶授方義令累轉天官員外郎
旣羅織事起承志恐懼遂稱疾去官而歸卒於家自暹

高祖至暹五代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初舉明
經補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吏以紙萬餘張贈之暹惟受
一百餘悉還之時州僚別者見而歎曰昔清吏受一大
錢復何異也俄授鄭尉復以清節見知華州司馬楊孚
公直士也深賞重之尋而孚遷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
司結罪孚謂人曰若此尉得罪則公清之士何以勸矣
特薦之於執政由是擢拜大理評事開元四年遷監察
御史仍往磧西覆屯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
可汗史獻鎮守使劉遐慶等不協更相執奏詔暹按其
事實時暹已迴至涼州承詔復往磧西因入突騎施以

究虔瓘等犯狀蕃人齎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幕下旣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驚度磧追之不及而止暹累遷給事中丁繼母憂去職十二年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薦暹往使安西蕃人伏其清慎深思慕之乃奪情擢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暹單騎赴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陰結突厥及諸蕃國圖爲叛亂暹密知其謀發兵捕而斬之并誅其黨與五十餘人更立君長于闐遂安暹以功特加光祿大夫暹在安西四十年綏撫將士不憚勤苦甚得夷夏之心十四年詔暹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遣中使往迎之及謁見又賜絹二百疋馬一疋宅一區後與李元紘不協罷知政事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歷魏州刺史太原尹二十年上幸北都拜暹爲戶部尚書便令扈從入京行幸東都詔暹爲京畱守暹因抽當番衛士繕修三宮增峻城隍躬自巡檢未嘗休懈上聞而嘉之賜敕書曰卿素以清直兼之勤幹自委居守每事多能政肅官僚惠及黎庶城隍宮室隨事修營且有成功不疲人力甚善甚善慰朕懷也俄代李林甫爲禮部尚書累封魏縣侯二十八年病卒年六十餘詔贈尚書右丞相暹在家孝友愛撫異

母弟昱甚厚然素無學術每當朝談議涉於淺近常以公清勤儉爲已任時亦矯情爲之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上甚悼惜之遣中使就家視其喪事內出絹三百疋以賜之尚書省及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遭其素約皆拒而不受太常諡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升都官員外郎韋廉以暹有忠孝之美所諡不盡其行建議駁之太常博士裴總執曰杜尚書往以墨衰受職事雖云奉國不得爲孝請依舊爲定孝友又詣闕陳訴上聞而更令所司詳定竟諡曰貞孝

韓休京兆長安人伯父大敏則天初爲鳳閣舍人時梁

州都督李行褒爲部人誣告云有逆謀則天令大敏就州推究或謂大敏曰行褒諸李近屬太后意欲除之忽若失旨禍將不細不可不爲身謀也大敏曰豈有求身之安而陷人非罪竟奏雪之則天俄又命御史重覆遂構成其罪大敏坐推反失情與知反不告同罪賜死於家父大智官至洛州司功休早有詞學初應制舉累授桃林丞又舉賢良元宗時在春宮親問國政休對策與校書郎趙冬曦竝爲乙策擢授左補闕尋判主爵員外郎歷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兼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時虢州以地在兩京之間駕在京及東都竝爲近州常

被支稅草以納閑廩休奏請均配餘州中書令張說駁之曰若獨免虢州卽當移向他郡牧守欲爲私惠國體固不可依又下符不許之休復將執奏僚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爲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爲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歲餘以母艱去職固陳誠乞終禮制許之服闋除工部侍郎仍知制誥遷尚書右丞開元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卒上令蕭嵩舉朝賢以代光庭者嵩盛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趨及拜甚允當時之望俄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嶺外休進

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姦尚不能去
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依恃
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縱臣請先出伯獻而
後罪美玉上初不許之休固爭曰美玉微細猶不容伯
獻巨猾豈得不問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卽不敢奉詔流
美玉上以其切直從之初蕭嵩以休柔和易制故薦引
之休旣知政事多折正嵩遂與休不協宋璟聞之曰不

謂韓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

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

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

敷陳治道多計直我退而思天其年夏加銀青光祿大
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夫十二月轉工部尚書罷知政事二十四年遷太子少

師

本紀太
子少保

封宜陽子二十八年病卒年六十八贈揚州

大都督諡曰文忠寶應元年重贈太子太師子

浩

治洪

泚

渾

皆有學尚風韻高雅治天寶初爲殿中侍御史

卒洪爲司庫員外郎治弟渾除大理司直御史大夫王

鉷犯法籍沒其家治兄浩爲萬年主簿捕其資財有所

容隱爲京兆尹鮮于仲通所發配流循州洪泚竝受貶

職後遇赦量移洪爲華州長史屬安祿山反西京失守

洪陷於賊賊授官將見委任洪與浩及泚渾渾同奔山

谷以投行在至谷口洪浩渾及洪子四人竝爲賊所擒并命於通衢洪重交友籍甚於時見者掩涕肅宗聞其重臣子能以忠而死贈太常卿浩贈吏部郎中渾贈太常少卿法上元中爲諫議大夫浼洞別有傳

裴耀卿

字煥之

贈戶部尚書守真子也少聰敏數歲解屬

文童子舉弱冠拜祕書正字俄補相王府典籤時睿宗在藩甚重之令與掾邱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府中以備顧問府中稱爲學直及睿宗升極拜國子主簿開元初累遷長安令長安舊有配戶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儲蓄之家預給其直遂無姦僦之弊公

私甚以爲便在職二年寬猛得中及去官縣人甚思詠

之十三年爲濟州刺史其年車駕東巡州當大路道里

縣長而戶口寡弱耀卿躬自條理置三梁驛科配得所時

大駕所歷凡十餘州耀卿稱爲知頓之最封禪還次宋

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
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邱儼率外無他獻
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繡
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
言至曰人或重授卽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
此其愛人也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
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
卿懼功不成弗卽宣而撫循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
濟人爲立碑頌德又歷宣冀二州刺史皆有善政入爲戶部侍

郎二十年禮部尚書信安王禕受詔討契丹詔以耀卿

爲副俄又令耀卿齎絹二十萬疋分賜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給之耀卿謂人曰夷虜貪殘見利忘義今齎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爲備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付竝畢時突厥及室韋果勒兵邀險謀劫襲之比至而耀卿已還其冬遷京兆尹明年秋霖雨害稼京城穀貴上將幸東都獨召耀卿問救人之術耀卿對曰臣聞前代聖王亦時有憂害更施惠澤活國濟人由是蒼生仰德史冊書美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政小有飢乏降情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上元降鑒當更延福祚是因有小災而增輝聖德也今旣大駕東巡

百司扈從太倉及三輔先所積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更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卽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卽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劬勞祇爲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粟入京倉廩常有三二年糧卽無憂水旱今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

錢百文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腳送納東都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旣用陸腳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畱日月旣淹遂生隱盜臣望沿流相次置倉上深然其言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語在食貨志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錢三十萬貫或說耀卿請進所省腳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卿盈縮之利耳不可以之求寵也乃奏充所司和市和糴等錢明年遷侍中二十四年拜尚

書左丞相罷知政事累封趙城侯時夷州刺史楊濬犯
賊處死詔令杖六十配流古州耀卿上疏諫曰伏以聖
恩天覆仁育庶類凡死罪之色不欲尸諸市朝全其性
命流竄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獄無冤人曠古以來未有
斯美臣愚以爲全生免死誠爲至化有恥且格爲訓將
來苟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爲刺史縣令與諸吏稍別
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爲本部長官卽合終身致敬決
杖者五刑之末只施於扶扑徒隸之間官蔭稍高卽免
鞭撻令決杖贖死誠則已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法至
於死天下共之刑至於辱或有所恥況本州刺史百姓

所崇一朝對其人吏背脊加杖屈控拘執人或哀憐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恐非敬官長勸風俗之意又雜犯死罪無杖刑奏報三覆然後行決今非時不覆決杖便發儻獄或未盡又暑熱不耐因杖或死卽是促期處分不得順時將欲生之卻夭其命又恐非聖明寬宥之意前後頻在州縣或緣犯決人每大暑盛夏之時決杖多死秋冬已後至有全者伏望凡刺史縣令於本部決杖及夏暑生長之時所定杖刑竝乞停減卽副陛下好生之德於死者皆有再生之恩俄而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立功還詔加河西隴右兩節度使仍令經略

吐蕃嘉運既承恩寵日夕酣宴不時赴軍耀卿密上疏
曰伏見蓋嘉運立功破賊更委兩軍以勇果之才承戰
勝之勢吐蕃小醜不足殲夷然臣近日與其同班觀其
舉措精勁勇烈誠則有餘言氣矜誇恐難成事莫敖敗
於蒲騷之役舉趾稍高春秋書之爲懲戒恐其有驕敵
之色臣竊憂之入秋防邊日月稍逼對人吏須識其
宜今將撫邊軍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人吏未識雖決
在一時恐將非制勝萬全之道況兵未訓練不知禮法
人未懷惠士未同心求其忘性命於一時憚嚴刑於少
頃縱威逼而進因而立功恐非師出以律久長之義又

萬人性命決在將軍不得已而行之鑿凶門而卽路今
酣晏朝夕優渥有餘亦恐非愛人憂國之意不可不察
若不可迴換卽望速遣進途仍乞聖恩賜以嚴命疏奏
上乃促嘉運赴軍竟以無功而還天寶元年改爲尚書

左僕射尋轉右僕射

李林甫代之上曰林甫至本省具

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
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
博士紛泊非病士一歲薨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諡曰
所宜林甫默然慚

文獻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佖

佖字宏正幼能屬文弱冠舉進士補校書郎判入高等
授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內諸縣城奉天時嚴郢爲京兆

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風霆本曹尉
韋重規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因
請代役無愆程當時義之德宗南狩佶詣行在拜拾遺
轉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朝廷欲以含垢爲意佶抗議
請討上深器之前席慰勉

詔用盧杞爲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可

三遷吏

部員外郎歷駕部兵部郎中遷諫議大夫會黔中觀察
使韋士宗慘酷馭下爲夷獠所逐俾佶代之酋渠自化
其後爲瘴毒所侵堅請入覲拜同州刺史徵入爲中書
舍人遷尚書右丞時兵部尚書李弼兼鹽鐵使將以使
局置於本行經構已半會佶拜命堅執以爲不可遂令

微之與恃恩而強時重佶之有守就拜吏部侍郎以疾
除國子祭酒尋遷工部尚書致仕元和八年卒年六十
二贈吏部尚書諡曰貞佶清勁溫敏凡所定交時稱爲第
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後餘慶行朋友之服搢
紳美之

史臣曰魏知古盧懷慎源乾曜李元紘杜暹韓休裴耀
卿悉蘊器能咸居宰輔或心存啟沃或志在薦賢或出
愛子爲外官或止屯田於關輔或不受蕃人之賂或堅
劾伯獻之姦或廣漕渠以充國用此皆立事立功有足
嘉尚者也盧李杜三君子又以清白垂美簡書公孫宏

之流也乾曜職當機密無所是非持祿保身焉用彼相
贊曰盧魏乾曜弼違進賢裴韓李杜遠財劾姦汗簡書
事清風肅然萬歲之後其名不刊

唐書卷第一百四十九